

增修東萊書說

一



增修東萊書說

(一)

時瀨修定

重刻增修東萊書說序

帝王之治法。莫備於書。亦莫微於書。不爲之說焉。則備者無由窺其全。微者無由闡其奧。浩乎淵乎。未免望洋而歎也。呂成公嘗著書說。先之以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未竟而歿。清江時氏瀾。成公高弟也。乃輯其平日所識錄者而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文獻通攷載是書。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蓋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有異同。是編攝旨歸之明。備宜義蘊之精微。俾讀者沿流溯源。有以窺其全而闡其奧焉。今日者。成公不可作矣。而生乎千載以下。尙友古之人於千載之上。不禁神往於麗澤書院師若弟一堂講貫時也。三復是書。覺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遙遙其若接矣。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

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據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閒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旣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真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觀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謂瀾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遑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開禧丁卯十有一月。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日南至門人金華時瀾書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徐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曾氏。徐之西。濟爲界。故爾雅。濟東曰徐。

青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曾氏。南與徐以岱爲界。西與兗以濟爲界。

兗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冀

東西南至河。

雍

西距黑水。東距河。

豫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梁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荆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揚

北據淮。南距海。

九河九逆

顏師古曰。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渤海也。太史公河渠書及漢孔氏。皆以爲入渤海。河渠書注云。河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恐入碣石之說是。以冀州曰。夾右碣石入于河也。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海。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蓋是合大河之尾。同入碣石海也。

澠沮

史記正義。鄭玄云。澠沮相觸。合入雷夏。

漯

唐孔氏云。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林三山曰。按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不必相通。皆可以入河也。

大野

曾書。不名澤者。以其蓄而復流。

荷澤

此間當有辨。河通淮泗。達南河也。不然。則經何以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東坡三山。辨之甚明。

洛

按地志。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故言自熊耳者。非洛源明矣。

荆山

曾書謂之南荆。

漢

自蟠冢東南至大別。漢之源流在焉。在江北。鄭氏所謂次陽列。蓋自梁而入荆者也。先儒則以爲南條。

太華

薛書云。跨四州。

鳥鼠

酈氏云。出南谷山。渭源也。在鳥鼠西北。許謹云。出隴西首陽亭南谷。故言自鳥鼠者。非渭源也。

朱圉

曾氏云。以經之序考之。朱圉當在西傾東。鳥鼠西。史氏地志言朱圉在天水冀縣北。則朱圉乃在鳥鼠東。如志所言。則經當曰西傾鳥鼠朱圉矣。若此者。皆志之誤。

西傾

曾書云。西傾南。桓水出焉。西傾。雍州山。桓。梁州水也。

積石

河出崑崙。皆隱伏地中。按山經曰。積石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則積石雖非河源。以上流隱伏於積石西。則無所用道。至積石而後出。故爲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

三江

史記正義云。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古笠澤江。一名上江。一名東江。一名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林三山云。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至匯澤爲彭蠡。以入海。爲北江。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爲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予以經考之。自嶓冢導漾。至南入于江。南江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也。岷山導江而下。中江也。然必於揚州言者。蓋揚距海。且屬下流。故以記其江之入也。震澤底定者。往往三江未入之初。水勢汗漫。震澤不能無害。今旣入。則底定宜矣。史記正義所言。殆後世因太湖傍有三水。遂以爲三江。必非禹

所謂三江也。不可以爲然也。

彭蠡

薛書云。東匯澤爲彭蠡。自壺口以東。江匯同流。而謂之北江中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謂之中江。

敷淺源

孔氏傳。一名傅陽山。在豫章界。輿地記。在江州德安縣。

雲夢

正義案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雲夢之澤。每處有名。子虛賦云。八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沱潛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曰。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荊州分出。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林三山曰。據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荊州者。荆之沱潛水。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也。以予觀之。蘇之說則太離。三山之說則太合。穎達之說又離合之兩失也。豈有荆梁相去數千里。旣合而分。猶能辨其此爲沱爲潛也。故當以孔安國之說爲正。

和夷

曾書云。謂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九河

黃河之流既大。至河東河西之境。又受沔渭洛諸水。其勢奔激。北至冀堯之界。播爲九河。所以殺其勢也。爾雅載其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言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齊小白塞之爲一。合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以枝併歸徒駭也。案地理志。皆在渤海平原之間。許商又云。九河相去纔三百里。

灘澠

傳謂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大陸。播爲九河。所謂載之高地者。謂行河流於西土之傍也。二渠者。灘水受陰溝中。東入于泗。澠水出武陽之東北。至千乘入海。澠澠二渠。皆首受河水也。其北則又播之爲九。皆所以殺其湍悍之勢也。林三山曰。二渠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

淮沂

淮出南陽平氏之胎簪山。至淮浦入于海。蓋淮源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北

則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之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則沂之源委亦皆在徐矣。

淮泗達河

蘇氏據歷代事以證此言。最爲詳備。故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爲起於隋時。故蘇氏辨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以疑禹貢之言。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於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此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曾書云。水自河出爲灘。許慎曰。河灘水在宋。又曰。汧水受陳晉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河灘之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濟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濟。然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也。以予觀之。世代久遠。難以考證。濟灘與淮泗遠甚。曾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蘇說有可信之理。然不載於經者。蓋其微小。不煩禹之治者。不與故也。不然。則天下之大。豈止如禹貢所言而止哉。

碣石

輿地記在平州石城縣海傍其石碣然而立故名之也。

青徐汶水

曾書云汶水有二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太山北又東北入于濰者青州之汶也濟之入海在青州之西則因浮于汶以達之也。

滎澤

孔安國云濟入河並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孔穎達推安國說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正義云澤名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通典云今濟不復入滎薛書云泛溢則南北旣被爲滎孔穎達以跨河南北旣曰溢爲滎跨南北未可知曾書云以事辭考之。

雷首析城

曾氏云以事辭考之則雷首當在壺口之東析城當在王屋之西史氏地理志言雷首在蒲坂則在壺口之南析城在濩澤則在王屋之北非其條矣。

龍門

魏志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大禹旣通謂之孟門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考之。

其先河之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則東之壺口南之梁山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

岍岐荆

岍、岐、荆皆在渭水北東行逾河分二枝一自壺口至太岳一自底柱至王屋合于太行折北至恆山折東至碣石先儒所謂北條鄭氏所謂陰列蓋自雍入冀者也。

西傾 太華 熊耳 陪尾

西傾至太華皆在渭水南東出河南熊耳至陪尾先儒所謂中條鄭氏所謂次陰列蓋自雍而入豫者也。

弱水

酒泉郡之西燉煌郡亦有流沙故顏師古及二孔皆以爲弱水至此流沙弱水之導既至合黎至燉煌之流沙則是弱水之經流不應言餘波也據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注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或言以爲自張掖西至酒泉復入張掖酒泉之流沙必無是理陳少南云弱水之正者西入合黎其餘則北入流沙爾以少南之說考之庶幾可以見餘波二字而諸家之說皆不及此。

江淮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入海入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

淮夷

鄭氏云。以謂淮水上之夷。

東陵

薛書云。今江州蘄州間也。

桐柏

本出胎簪山。曰自桐柏。非源也。

岷山導江

自岷山之陽。東南至衡山。過九江。折東北至敷淺原。江之源流在焉。鄭氏所謂正陽列。蓋自梁而入荆揚者也。先儒亦以爲南條。

蟠冢岷山

先儒皆以爲南條二山首尾本不相屬。此鄭氏所以有正陽列。次陽列之說。而并西傾岍岐二條而分爲四列也。

王屋

曾書云。沆水源。其出非一。始出王屋。旣出而伏。又出於東丘。又出於溫之西北平地。有二源。薛書云。濟流謂之沆。

壺口

禹未治水前。梁岐、壺口、地本相屬。因禹闢之。而後二山爲河所絕。故旣載壺口。而後梁岐始爲雍州矣。林三山云。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及其山焉。

龍門上口

酈道元云。北屈之西南有孟門山。龍門之上口也。

沮

地理志。與龍門同。

渠搜

薛書云。漢朔方有渠搜縣。今夏州。

